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·演绎卷

西汉演义

下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原著 (明) 甄伟 编 傅夫

李53B-7. 44.56
2W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·汉唐卷

西汉演义

(下)

原著 (明)甄 伟

缩编 博 夫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第五十四回 楚霸王复取外黄

且说彭越离外黄十余日，项王方到，见城上旗帜严整，四门紧闭，并无一人答话。霸王曰：“且着三军安营，看城内有甚消息。”一连三日不见动静。项伯曰：“此必彭越不在城内，虚设旗鼓，阳为声势。可催三军攻打，看他如何。”霸王曰：“然。”随传旨着三军加力攻打，金彭大作，火炮震天。城内百姓闻见，一齐哀哭来告令尹仇明曰：“眼看此城目下打开，我等百姓皆是死数。望众大人可怜百姓无辜遭此锋镝之苦，早早开城归降。”周蒯、仇明众人计议，四门各插降旗，两边俱设香案，遂开了城，令百姓高声曰：“我外黄原是楚地，岂敢抗拒天兵，情愿请车驾进城。”霸王闻说，即挥动三军进城。

霸王与项伯等计议曰：“外黄围困数日，方尔投降，朕欲将男子年十五以上成壮丁者，逐于城东尽坑之，以雪此恨。”百姓闻之，放声嚎哭。有舍人仇叔急止之曰：“尔百姓不必嚎哭，恐惊动项王，反至其怒，待我亲往说之。”仇叔诣楚营，请见霸王。巡哨卒报入中军，霸王曰：“着来相见。”只见一幼童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自外从容而来。霸王曰：“汝小儿年未十二三，乃敢不畏军威而遽来见乎？”童子曰：“臣为陛下之赤子，陛下乃臣之父母，以赤子而见父母，恋恋之怀，犹恐不及，何军威之足畏乎？”霸王大喜曰：“汝小儿不畏军威而来见，欲下说词乎？”童子曰：“臣欲陛下德比成汤，功同尧舜，开天地之心，垂好生之德，四海一家，万邦称庆，岂敢于陛下前摇唇鼓舌为说客耶？”霸王

曰：“汝既不下说词，即今大兵扎营，欲将壮丁坑杀于城东，汝来有何话说？”童子曰：“臣闻爱天下者，天下人爱之；恶天下者，天下人恶之。利天下者，天下人利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人害之。爱恶利害。皆起于上之人，而下固随之也。昔彭越甲兵一至，强劫百姓，百姓惧其诛戮，不得已而归降，终日翘首拭目，专望大王天兵到来，以解倒悬，如赤子望父母也。前日百姓畏彭越而归降，今日百姓望陛下而解救，陛下又复欲坑之，则百姓将何所归乎？是陛下不爱此百姓矣。不独外黄百姓不蒙陛下之爱，从此大梁以东，尚有许多郡县，闻陛下坑外黄，则皆闭城坚守，或尽数逃走，天下由此不爱陛下矣。如此则谁与陛下守天下乎？”霸王闻童子之言，甚是喜悦，即传旨人马，不许毫厘侵扰百姓，尽赦其罪。须臾，周莒、仇明等伏罪朝见霸王，尽赦之。只见一城百姓，欢声满道，深感舍人之德。霸王在外黄屯人马五日，即起身，彭越所下十七城，复归于楚。

霸王悉定梁地，与群臣相议，要追赶彭越。钟离昧、季布曰：“彭越乃疥癣之疾，不足为患。见今刘邦复取荥阳，距夺成皋，大司马曹咎恐难固守，陛下当乘胜即解成皋之危，克复关东，阻汉兵不得长驱，使韩信遽难救应，陛下可获全胜。若少迟缓，汉王安定根本，恐难图也。”霸王曰：“成皋有曹咎坚守，已吩咐不可出战，待朕亲往，却开城出迎，内外夹攻，汉必走矣。”钟离昧曰：“臣先领一枝人马攻荥阳，陛下亲统大兵救成皋，复取此二处，远定关东而归彭城，则大事定矣。”霸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差钟离昧领兵一万，复取荥阳，自统大兵，救成皋不题。

却说汉王军临成皋，先令王陵攻城，曹咎坚守不出，一连三日，并无动静。汉王曰：“此必项王先吩咐曹咎坚守成皋，待他定了梁地，却来解围，就与我兵交战。吾闻曹咎乃楚大司马，为人性刚，最不耐事。”急令三军城下百般辱骂，或坐于地上，

或裸身而立。又举白纸幡，上书曹咎之名，一连毁骂五六日。曹咎闻之，忍耐不住，遂领一万兵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冲杀出来。汉军尽弃衣甲，或弃旗鼓，向汜水渡河而走。曹咎忿怒，催动人马，亦渡汜水。方渡一半，只见两岸无数汉兵摇旗呐喊，分头而来。为首四员战将，周勃、周昌、吕马通、灌婴，将楚兵四面围住，杀死一半，截在汜水一半。曹咎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四将各举兵器来战曹咎，曹咎战未数合，抵挡不住，勒马要走。四将围住，如何得脱？自思楚兵已破，前有汉将截住去路，后有汜水，又不能渡，进退两难，遂自刎于汜水之上。汉王急鸣金收军，催人马进城皋。百姓见汉王进城，尽皆欢悦。汉王复得成皋，又得楚宝货，遂筵宴大小将官。

忽有人报，英布自陈留会合太守陈同，共领兵三万，助汉取成皋。汉王大喜曰：“吾欲复取荥阳，正无人守成皋，今得英布来，正合吾意。”随召英布等入见。英布领陈同入见王，行礼毕，王抚谕曰：“前过陈留，得太守取粮，今又同英布合兵趋成皋，二君之功，他日当纪太常矣。”王遂命英布、陈同守成皋，今大兵复取荥阳。

第五十五回 酈食其说齐降汉

汉王大兵至荥阳，先差王陵探听城内消息。城中虽有官吏守城，而无兵马，闻汉兵临城，守令吴丹召父老曰：“汉王长者，不可使失也。吾等当开门投降，不可使动干戈，徒遭锋镝。”父老曰：“惟命是从。”于是守令吴丹即率诸父老出城迎接汉兵。

汉王统大兵进城，安抚百姓毕，钟离昧兵方到。探听人报

汉王曰：“钟离昧领兵一万，离荥阳三十里下寨。”王曰：“钟离昧远来，人马疲乏，正好统兵截杀，不可待彼安定营寨，恐一时难以攻击。”随差王陵、周勃、灌婴、周昌四将，各领三千人马，分头杀出，围住钟离昧。钟离昧扎营未定，见四面汉兵冲杀而来，急出迎敌。左有王陵，右有周勃，前有灌婴，后有周昌，四面夹攻，钟离昧如何抵挡得住，弃营逃走，四将领人马追赶。楚兵见无主将，先自乱动，四溃奔逃。汉兵尽力追杀，生擒活捉不计其数，马匹器械尽皆得之。诸将各相争取，以此钟离昧领败残人马投大路而去。诸将回见汉王，王大喜，重赏四将讫。

霸王亲统大兵趋成皋，闻曹咎自杀，汉已得成皋，命英布、陈同把守；钟离昧攻荥阳，被汉兵杀败，两处俱失利。霸王遂屯兵广武，以此两家相距，各未交敌。

齐王田广闻韩信大兵将欲攻齐，甚患之，百姓一日常有十数惊。酈生知此消息，暗思：“齐王如此惊惶，若往陈利害，彼定然归降，不动声色而卒能下齐七十余城，吾功不小也。”遂来见汉王，密言曰：“今燕、赵已定，惟齐未下。诸田宗族最强大，近楚多诈，虽遣数万之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仰仗大王明诏，凭三寸之舌，陈其利害，说齐降汉，使为东藩，不劳张弓矢而能屈人之兵，所谓谋之上者也。”王曰：“先生果能说齐归汉，彼此不动干戈，一国苍生之福，百世无穷之利也。乘韩信人马未动，先生正好急趋齐说之。”

于是酈生带领从人辞王赴齐国来。一日到齐，不入馆舍，径投府来，令人传说，有汉使酈食其特见齐王，陈说利害，救一国生灵。门吏奏知齐王，齐王请酈生入内。酈生由中门而行，徐徐进内，傍若无人。齐王怒曰：“汝来吾国，欲下说词，乃敢抗礼入见，欺吾国无尺寸之兵乎？”酈生曰：“汉王带甲百万，威震中外，韩信屯兵赵地，即欲卷席而来，齐民如鱼游釜中，危在旦

夕，大王此位，亦难保矣。吾之此来，一则救万民之命，二则保大王无虞，为齐国之盟主。上国之使命，非有求于大王，何屈礼以见之耶？大王如不欲保齐国，即杀吾以正臣礼；如欲为百姓计，安得不从吾所好乎？”齐王曰：“吾齐国地方数千里，国富兵强，南阻楚淮之势，北镇燕境之雄，西有魏赵，东接海隅，内有文臣致治，外有武将安边，按甲屯兵，坐观胜负，如何危在旦夕？”酈生叹曰：“大王何歎人之甚耶？大王自度与项王武勇如何？项王得关中而不能守，走彭城而不能敌，五国皆叛，关中尽失，今齐以千里之区而欲抗全胜之汉，不亦误乎？”齐王沉吟不语。酈生又曰：“大王不必沉吟，先须观天下之所归，而后知兴亡之所决。不知大王果能识天下之所归否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生曰：“大王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宜乎以为我抗礼也。方今事势，楚虽强而实弱，汉似弱而实强。以天下封疆，汉得七八，楚仅二三分耳。今汉王以缟素为资，为义帝发丧，布恩威于天下，而天下莫不信从。见今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拒飞狐之口，杜太行之道，守白马之津，抚安百姓，虎视天下，吾知天下之所归者，诚在汉不在楚也。大王急早归附，倒戈卸甲，开城纳款，全一城之生灵，为万世之长策。臣之此来，实为齐非为汉也，大王宜熟思之。”

齐王闻生语，起身谢曰：“先生此来，实为寡人。适语言冒犯，幸望恕罪。请问如何归降？”酈生曰：“大王先差人赍降表，臣且在此候汉王到来，与大王一同请见。”有田横在侧，便道：“韩信见屯兵赵城，恐一时前来，大王不曾准备，何以御之？”酈生曰：“某此来非私行，乃奉汉王明诏而来，韩信岂敢抗违？”齐王曰：“先生可写书与韩信约会退兵，庶可准信。”生曰：“臣就写信达知韩信。”酈生修书一封，差从人同齐使赴赵，止韩信进兵。

却说韩信在赵屯兵日久，正欲计议伐齐，忽有人来报：“酈大夫差人来下书。”韩信令至帐下，其人曰：“酈大夫奉汉王诏，与齐陈说利害，齐王愿罢兵请降，今已具表赴成皋，齐七十余城愿归汉矣。有书在此，上见元帅。”韩信看罢书大喜，对来使曰：“既大夫已下齐矣，我即旋师归成皋，与汉王会兵伐楚。齐王打听汉兵到徐州，随遣兵来协助，共力破楚。”信写了回书，打发来使回齐国报知酈生。酈生得书，来见齐王。齐王甚喜，乃与酈生终日高歌饮酒，遂不理国事。

韩信自得酈生书，即与张耳计议起兵至成皋会汉王，合兵一处伐楚。方欲发落三军，只见阶下一人高叫：不可！不可！若听酈生之言，误了元帅大事。我有一计，使齐七十城垂手而得，其功尽属元帅矣。”其人为谁？乃燕士蒯彻，字文通。信曰：“尔何所见，不可旋师？”彻曰：“公带甲数万将一岁矣，止下赵五十余城，今酈生乃一儒士耳，掉三寸之舌，凭一篇之言，下齐七十余城。以将军之威德，反一竖儒之不如，旋师入成皋，何面目以见汉王耶？以臣愚见，乘齐不作准备，整点三军，直抵齐境，干戈一指，齐必瓦解。”信曰：“酈生之行，非是私行，乃奉王命而行。我若复又举兵而东，恐拂王命，且或不利于酈生也。”彻曰：“汉王初命将军取齐，其意已定。今又遣酈生说齐，此必酈生夺将军之功，而以言语鼓动汉王，初非王之本意也。将军若旋师而回，诸将亦叹将军为无能，此后汉王轻将军而重儒士也，纵使破楚，亦无光矣。将军熟思之。”张耳曰：“蒯彻之言，深为有理。将军专阃外之权，何王命之足拘乎？”信听蒯彻之言，即时整点人马，径奔东齐而来。

第五十六回 烹酈生韩信背约

却说韩信人马离赵北行，过黄河由大路进发，所过郡县，望风逃避。将近齐境，早有人报入临淄。齐王终日正与酈生饮酒高会，见人来报大惊，急忙召田横等商议。横曰：“韩信大兵三十万长驱而来，其势甚盛，若出战，必为彼所破。不若深沟高垒，相距勿战，急差人求救于楚，待楚兵到，却出兵来攻，信可破也。”齐王曰：“酈生何以处之？”田横曰：“且未可伤酈生，待汉兵到城下，看酈生再与韩信讲解，尚可回兵，亦不失初意；若信不退，那时斩酈生不迟。”齐王曰：“酈生说我降汉，显是使我不作预备，却令韩信乘无备而来，甚为可恶。”横曰：“韩信虽来，未见虚实。待到城下，看酈生有何话说。”

正在议事间，左右来报，韩信大兵已到，离城三十里下寨，旗帜严整，金鼓大作，其锋不可当。齐王急召酈生曰：“先生前日有书说韩信回成皋，今如何又来取齐，反复不定，显是通同相谋，智赚寡人，使我无备而取之也！”酈生曰：“臣来非私行，乃奉汉王明诏而来。今韩信背约，复起攻齐，非惟卖臣，实欺汉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先生既着我归汉，今韩信大兵又临城下，先生虽非欺诈，其迹可疑。烦先生写书与韩信，如果退兵，先生实为不欺；如兵不退，即是合同欺我，似难容情。”酈生曰：“写书恐或不的，待臣同使往说之，料韩信决退矣。”齐王笑曰：“先生此去，若信依其言，尚可望其复来；若信不依，是纵虎入山矣，岂有复来之理耶？正欲留先生为质耳。”酈生曰：“既王疑臣，臣即修书往达之，死生存亡之机，实决于此。”于是酈生修书，差从

人叮咛吩咐再三：“拜复元帅，虽不以我为重，而王命差我说齐，岂不足为重耶？”

差人出城，径投汉营来，巡哨小校传报入中军。韩信正升帐，差人呈上书，信拆书观看，书曰：“前蒙手书，即旋师成皋，齐王得书甚喜。今将军复统兵取齐，似与前书不合，致使齐国君臣以我为欺诈，将欲斩首，以雪其恨。某死不足恤，而王命不能取信于天下，将军独能安于心乎？某命悬于旦夕，惟将军其垂救焉。”韩信看罢书，沉吟不语。蒯彻曰：“将军犹豫不决者，将欲从酈生之言乎？”信曰：“酈生奉王命而说齐，我今破齐，齐必杀酈生，恐于王命有碍。”彻曰：“王命先遣将军伐齐，而无止将军之诏。将军伐齐，奉王初命也，是既遣将军而又复差酈生，其失在汉王，不在将军，将军何惑焉？”信曰：“若齐杀酈生，是吾杀之也，吾心实不忍焉。”彻曰：“一人之命可舍，平定一国之功难再遇也，轻重大小之分，昭然可见，又何区区为儿女子之态耶？”信曰：“如子之言，酈生之请不可听也。”遂发回书与来人，而语之曰：“酈大夫前日下齐之时，须先讨汉王明诏，令我暂屯兵赵境，然后由赵适齐，待齐王已降汉，仍过赵令我旋师回皋，方为从长之议。尔大夫不使我知，私窃说齐，贪为己功。齐实惧我大兵在赵，不得已而归降，非其本心。今日虽降，不久决然复叛，不若今日一鼓而灭齐，以除后患。虽伤大夫一人之命，而成我平定一国之功，他日论功行赏，大夫子孙亦得裂土而封，勿以今日数数怨我也。”差人进城，将韩信之言具说一遍。酈生大骂曰：“我被胯夫卖了也！”齐王闻知大怒曰：“竖儒既不能取信于人，乃敢私窃过齐，欺侮寡人！”急唤左右设油镬，拿住酈生，以囊裹其首，撞入油镬烹之。

齐王烹了酈生，传入汉营，韩信大怒，亲催三军攻打齐城。齐王惊惶，召田横计议：“即今彭城救兵一时难到，齐指日可

破，如之奈何？”田横曰：“与其坐而待虏，孰若今夜开城决一死战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齐王从其言，随即点起人马，近晚先差数小校到城下探看，汉营灯火照同白日，刁斗不乱，队伍整齐。小校下城回报，田横曰：“若复畏惧，何以破敌！”即率大兵，开了东门，杀出城来。此处正是曹参巡哨，一边飞报入中军，一边整点本部人马，与田横对敌。田横手捻长枪，一马当先，大骂曰：“胯夫偶尔得志，便敢欺人，快出与吾决一死战！”曹参大怒，举刀直取田横。田横举枪交还，两家战在一处。战到二十回合，未分胜负。韩信挥动大势人马冲杀来，田横抵挡不住，保护着齐王，杀开条路，一拥而出。夜黑之际，韩信吩咐不必尽力追赶，恐防伏兵，以此田横保齐王同大小三军径投高密县来。次日，韩信统兵杀入城来，安抚百姓，休养士马，再议追赶齐兵。

齐王到高密坐定，接连差三起人，不分昼夜，急往彭城催讨救兵。一日，差人到彭城见霸王，备道齐王被韩信围困，十分紧急，呈上表文。项王览表毕，急召龙沮、周兰曰：“尔可领楚兵三万，前到临淄、高密等处，破汉救齐。星夜兼行，早奏凯歌，勿得迟延。倘有缓急，早差人前来奏知，朕亲领大兵救援。”龙沮曰：“陛下放心，臣此去决斩韩信首级，献于御帐下。”霸王大喜，即将所着狐裘赐与龙沮，又斟御酒，各赐三杯。龙沮、周兰谢恩，辞霸王离彭城，前来临淄救齐。

第五十七回 韩信囊沙斩龙沮

一日，龙沮大兵到高密，离城三十里扎营，齐兵正与汉兵相距，高密城将欲攻破。正在危急之时，韩信闻龙沮兵到，暂勒

兵退五里，召诸将曰：“龙沮乃楚之名将，仗武勇而来，可以智取，不可以力敌。尔诸君当如此如此，则龙沮可破。”众将各听令，依次而行。

次日早起，三军造饭毕，龙沮结束威严，耀武扬兵，来到阵前，单搦韩信出马。韩信一马当先，与龙沮答话。龙沮曰：“汝原是楚臣，今背主降汉，擅作威福，已侵扰关中数大郡矣，尚不知止，乃敢抗拒天兵！快早下马投降，免汝一死！”信大笑曰：“汝来送死，尚尔不知，乃敢摇唇鼓舌耶？”龙沮大怒，举刀直取韩信。信挺枪交还，二马一来一往，兵刃并举。战到二十回合，龙沮精神倍加，韩信却诈败向东南奔走。龙沮笑曰：“吾固知信怯也！”遂尽力追赶。周兰拍马随龙沮之后，望潍水而来。

到河边见潍水尽掣去，信兵过河，周兰大疑之，急向龙沮马前阻之曰：“潍水乃长流大河，今却无水，此必阻上流而不行，使我兵过河，放水而下，将军何以御之？”龙沮曰：“韩信已大败，逃命不暇，岂有深谋！况河水随旱涝而为多寡，当此十二月隆冬之时，正水涸之际，河内以此无水，何足为异！”话未毕，忽有人来报，韩信只在前面不远。龙沮闻说韩信相近，挥动人马过河，尽力追赶。到中流，远望见高悬一灯球，如斗大。龙沮急到灯球边，见立一木牌，上书六大字，云：“吊灯球，斩龙沮。”周兰等众军士俱来围绕看牌，龙沮曰：“此必韩信因我大兵追赶甚急，欲阻我兵退，故设此牌以惑军心耳。”周兰曰：“夜深之际，岂能一时便有此牌，此必韩信诱引我兵追至此处，想有埋伏，故设此灯球为记，使汉兵望灯球而来。不若将灯球砍倒，汉兵自乱矣。”龙沮举刀即将灯球砍倒。只见两边无数汉兵，呐一声喊，潍河上流水滔滔汹涌而来，疾如箭发，霎时就到。楚兵正在潍河中流，大水一至，如何阻挡，尽将楚兵淹没。

龙沮闻水声相近，急策马前奔。龙沮马乃千里驹，一跃已

到北岸。才然得去，当头一声炮响，闪出曹参、夏侯婴众将，将龙沮围在中间，不能得出。夜晚之时，难辨彼此，虽举刀冲杀，怎当众将各举兵器，一齐拥上，龙沮措手不及，被曹参一刀，斩于潍水北岸。此是韩信因龙沮骁雄，又性烈如火，先令柴武为万余囊，满盛圩沙，壅住潍河上流，中间悬挂灯球为记，明写六字，使龙沮看见，定然发怒，砍倒灯球。灯球一落地，即去沙囊，则大水自上流而下，疾如飞箭，遂将楚兵淹死。岸上埋伏众将围住龙沮，不能得脱，以此斩龙沮于此处。周兰乘夜黑乱军中逃走，不知去向。

韩信斩了龙沮，走了周兰，军威大振。齐王在高密如坐针毡，急召侄田光并田横商议曰：“龙沮如此骁将，尚被韩信杀了，我兵势孤，岂能保守？不若乘汉兵未曾围城，统率人马入海岛避难，待承平之时，看楚汉两家已决成败，那时再作区处。目今虽欲投降，汉王亦不准信。”君臣一夜商议停当，次早领率人马开了东门，一拥而出。

早有人报入中军，韩信急点大兵追赶。行二十里，却有夏侯婴因追周兰不上，人马正回，撞遇齐兵，拦住去路，就将齐王田广捉住绑缚了。田光、田横不敢恋战，杀开条路，径往海岛避难。夏侯婴将田广解回，正遇韩信大兵，备说捉了田广，走了田横。信曰：“可惜田横走了。”大兵遂回高密，安抚百姓毕，行文各郡县，望风归降，齐地悉定。韩信仍将大兵移于临淄住扎。

韩信见齐王宫殿华丽，心下甚喜。蒯彻在侧，已解韩信之意，即近前进言曰：“齐地当五岳之东，凭负山海，东有琅琊，西有浊河，海岱之间，为都会之地，四塞之固，东道之雄也。将军今悉平定，军威大振，郡县畏服，可差人上表，请假齐王印以镇之，为将军根本之地。机会适逢，其时不可失也。”正商议间，忽人报汉王差使命至。韩信急迎使命入内，行礼毕，使命曰：“有

王手诏在此。”韩信急捧诏开读。

第五十八回 蒯彻说韩信背汉

却说韩信率领大小诸将佐迎诏，入城行礼毕，左右开读，诏曰：“霸王久稽太公，使我父子离间，方寸日乱。近又欲会兵成皋，与我鏖战，以决雌雄。但相距日久，士马益困，遽与争衡，恐难取胜。非假尔势之威，何以万全之策。兹差使星驰，召将军急来相议，协力破楚，以慰倦倦。”韩信读罢诏书，款待使命，急欲整齐三军启行。蒯彻曰：“将军正好乘此机会，差人同使命讨齐王印，急立为王，然后兴兵，同力伐楚，此正有所挟而取之也。倘过此时，恐难遽得。”韩信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次日，信请使命至中军，曰：“齐民多诈，反复不常，须假齐王印，先在此镇抚定，然后兴师伐楚不迟。吾欲使命同我差人往荥阳一行，未审使命之意如何？”使命曰：“就与差人同往。”信大喜，即出金帛厚赠来使，就写表差周叔与使命同行。

不一日来到荥阳，使命同周叔入见汉王，呈上韩信表文。汉王拆表观看，表曰：“臣仰仗天威，随到克捷，斩龙沮于潍水，擒田广于成阳，军威虽振，而民心未定。古尝称齐地多变诈之国，反复无常，恐或为乱。臣愿请齐王印，暂为假王以镇之，待民心宁辑，即统兵随车驾伐楚，则疆宇莫安，海隅宾服。”汉王看罢信表，怒骂曰：“孺子乃敢欺诈如此！吾困于此日久，旦暮望尔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耶？”张良、陈平急近前，蹶王足，附耳语之曰：“大王虽得楚数十大郡，见今楚屯兵于广武，正欲攻汉，汉方不利，宁能禁信之自王乎？不若因而立之，使信自相保

爱，卒为大王用，使或自变，则复生一大患矣。”汉王亦悟，因复骂曰：“大丈夫定天下，制服诸侯，即为真王，何以假为！”遂召周叔近前，问韩信如何取齐，酈生如何被烹。周叔备将韩信、酈生往来二次书札，并吊灯球，斩龙沮，擒田广，一一从头说了一遍。汉王跌足长叹曰：“酈生自高阳相见，一向与寡人相处，凡事多赖匡辅，未得补报，一旦乃齐王烹之，甚可怜惜！”即召记录官从公备录酈生功绩，他日论功封赏之时，看酈生有儿子，皆照功封荫。随写手敕，封韩信为东齐王，因遣张良佩齐王印赴临淄来。

一日到齐，与信相见，叙礼毕，良曰：“将军欲讨齐王印为假王，王以将军破赵下齐，其功不小，当即为真王，何以假为！”因差小子赍印符封将军为齐王，领抚三齐，制服诸侯。就召将军整饬兵马，急解成皋之困，还兵伐楚，早定天下，将军亦得坐享太平也。”韩信遂接印符，读罢手敕，向南谢恩毕，连日设筵宴款待张良，其余诸将佐，俱行拜贺礼。张良因辞信曰：“汉王屯兵荥阳，日夜思念太公，又闻项王要攻打成皋。见今王欲起兵与楚会战，救取太公，足下可急早起身，不可缓也。”信曰：“待文檄转行各郡县知会，旬日内随即起行。先生径于王前，善为我辞焉。”遂择日升齐王殿，具冕旒，受所属大小百官朝贺。

却说龙沮败残军士有逃回彭城的，急报与楚王，备说韩信斩龙沮，追周兰，大破楚兵，虏齐王田广，逼田横不知所往，下齐七十余城，见今屯兵临淄，指日与汉王会兵，要来与楚决战。楚王闻说斩了龙沮，惊讶不已，急召钟离昧、项伯曰：“不意韩信果能用兵如此。即今汉王屯兵于荥阳、成皋之间，两处遽难为敌。朕欲差一能言之士往说韩信，使复归于楚，但无此能言之士为朕使命耳。”钟离昧、项伯曰：“若陛下此举，乃社稷之福也。臣一向有此意，不敢进言。况韩信原是楚臣，使复归于楚，

极为顺理。今有大夫武涉，智过苏秦，辩如子贡，陛下可差此人往说韩信，当交俯首纳降，与陛下解忧也。”楚王急召武涉，备金帛之物，令往临淄说韩信。

武涉领王命前赴临淄，令左右报知韩信。信曰：“此人素能唇舌，想此来必下说词。召进相见。”武涉见信，行礼毕，即将楚王所与金帛之礼持上。信曰：“昔与大夫同力事楚，为一国之臣，今各事其主，相与敌国，具此礼欲何为哉？”武涉曰：“大王统百万之师，为一国之王，威德所及，远近畏服，非敢言昔日在楚为臣也。今具此礼，乃项王仰大王之名，述昔日之罪，欲与大王共享无穷之富贵，先以此礼通二国之好。”信曰：“极贵莫如为王，吾今既为齐王，人臣之位极矣，又何他求哉！”涉笑曰：“大王若依臣言，齐王之位可保，不然，则今日灭楚，明日则不能保此位矣。”信曰：“汝欲何说？”武涉曰：“楚王差臣来说大王者，欲与大王连和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各守封疆。大王奇谋妙算，尤出二王之右。大王若从其说，富贵可常保矣，未审高见以为何如？”信曰：“大夫之言，虽若有理，以我中心度之，昔在楚事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计不用，故背楚而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予我数万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故吾得至此而为齐王。汉王其亲信于我如此，我苟背而复归于楚，不祥也，虽至死而此心不易。幸烦大未为我深谢项王。”仍将金帛付武涉。涉见韩信不可以言动，遂辞信回楚去讫。

韩信即传令大小将佐，择日统大兵赴荥阳，会诸侯伐楚不题。

却说汉王终日思念太公，无计可施，因语良、平曰：“太公家眷久稽彭城，不得还国，此心郁郁不能舒，纵有天下，不过一朝居也。卿有何策，使太公得归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良曰：“霸王

以太公为质，岂肯放归？必是大战一场，然后心服，那时却使人讲和，庶有还国之理。”正议间，忽有人来报，萧相国率领一枝北番人马，同一番将自关中来助汉伐楚。王曰：“番兵远来，破楚必矣。”急召何入内相见。萧何领番将入内，行礼毕，王问曰：“番将从何而来？”何曰：“番将姓娄名烦，北貉燕人也。慕大王之德，由沿边投咸阳而来，情愿同力破楚。臣审究的实，因催趲粮储，就带领来见大王。此人善骑射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”汉王看娄烦，身高一丈，面目狰狞。王甚喜，就赐衣一袭，金百两，着令帐下听用。

且说楚王因龙沮被韩信杀了，十分忿恨，急点人马，径赴荥阳来。早有人报知汉王，汉王大惊，召群臣计议。萧何曰：“新来番将娄烦，正好与楚对敌，王陵等诸将协力帮助出战。韩信即日将到，两下夹攻，料此阵破楚必矣。”汉王遂拨王陵等四队帮娄烦出战。

楚王兵马到荥阳，离城三十里安营，先使人谓汉王曰：“天下匈匈，徒以吾两人相距不宁也。愿与王决雌雄，毋徒疲天下赤子也。”汉王笑谢来使，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楚王闻之大怒，即令丁公、雍齿、桓楚、虞子期诸将，出马与汉挑战。汉遣娄烦出战，众将鼓噪大进，并不答话，各举兵器，齐攻娄烦。烦举大刀相还，左拨右逼，前挡后冲，战五六十合，娄烦刀法愈紧，气力倍加，众将抵挡不住，早败下阵来。楚营中有护驾四将，季布、李蕃、张月、项昂，各挺兵器，与娄烦截杀。娄烦并无毫厘惧怯，就举刀与四将对敌。汉营中王陵、周勃等见娄烦交战许久，恐一时有失，急出马冲杀过来。楚将被众将冲来，拨回马便走。娄烦按下刀，取箭连发四矢，李蕃、张月早中箭落马。季布见二将中箭，伏鞍走回本营。项昂见二将落马，欲回马救援，不防面上早中一箭，急用手拔箭，却被王陵近前一刀，斩于